

珀 草 如 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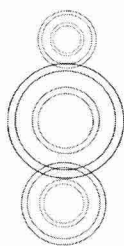
夜影惊鹧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碧孖如芳

夜影惊鹄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草如芳/夜影惊鹊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29-00782-9

I. 碧… II. 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0965 号

碧草如芳

BICAO RU FANG

夜影惊鹊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邹 禾 肖 飒 刘 蔓

策 划: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校对: 郑 葱

封面设计: 冰糖珠子

版式设计: 阿库拉姆

插 图: 冥 蝶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62 千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782-9

定价: 2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卷一

第一章	黄夜惊	2
第二章	一日计	8
第三章	偶相逢	13
第四章	绮梦遥	17
第五章	露华冷	21
第六章	夜离宫	25

卷二

第七章	江湖远	30
第八章	长车行	36
第九章	依稀痛	42
第十章	著意深	48
第十一章	画中意	54
第十二章	携手游	62
第十三章	问别离	69

卷三

第十四章	水外楼	77
第十五章	又一村	83
第十六章	此间醉	89
第十七章	青衣袂	95
第十八章	夜阑珊	102
第十九章	陌路逢	110
第二十章	故人玉	117

卷四

第廿一章	平生愿	126
------	-----	-----

第廿二章	梦终结	133
第廿三章	今生憾	140
第廿四章	夜未央	146
第廿五章	再相见	153
第廿六章	尘埃定	160

卷五

第廿七章	中秋宴	167
第廿八章	情难诉	172
第廿九章	往昔恨	177
第三十章	烽火起	182
第卅一章	梦醒处	187
第卅二章	剑沫血	194

卷六

第卅三章	宿缘错	202
第卅四章	还魂怜	207
第卅五章	关山遥	213
第卅六章	造化牵	219
第卅七章	暂和议	224
第卅八章	情仇终	230
第卅九章	相别离	235

卷七

第四十章	悔不及	243
第四十一章	论天下	249
第四十二章	故园行	255
第四十三章	两心知	260
第四十四章	相付重	265

尾声

浮尘歇	268
-----------	-----

卷一

—





第一章 黄夜惊

深重的夜幕下，淫雨霏霏，自日间起便未曾止歇过，待入夜后，雨势更长，淅淅沥沥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中显得分外清楚，更兼带着几分绵长凄婉，似有人在幽暗中深深叹息。

屋内，素苑听着催人的雨声，心下焦急，再也坐不住了，找出灯笼点上，抓起倚在门边的油纸伞便冲入了雨帘。

一路急行，地上溅起的水花很快打湿了她的鞋袜，只是她一时间也顾不得这许多。算算路程，距离那几株兰花所植的地方也不远了，只希望今夜这雨不要把花打折了才好，否则明日孙姑姑那里恐怕少不了要有一顿皮肉之苦。

又走了片刻，她紧了紧前襟，抬高伞沿，将左手提的灯笼略往外探出，而后借着灯光向四周张望，想借以辨清方向。在这当儿，一阵风夹着几滴雨从脸颊旁刮过，清冷的意味立即渗入肌肤，无缘由地，心里忽生出一种警觉，好似身边某一处的阴暗角落里掩藏着什么。

警惕的目光扫去，只见夜色浓重，视野所及俱是笼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只能依稀辨出近旁的几株树木的轮廓。周围气氛更是静谧，除了细密的雨珠打在伞上所发出的“哗哗”声响外，一片沉寂。

暗笑自己多心了，她放缓脚步继续前行。可随着距离的拉近，那种不安的感觉重又袭上心头，且越发强烈起来。

正疑惑间，蓦地一道黑影自树丛中窜出，只一闪，便已掠至近旁！

要不要动手？素苑心下稍一犹豫，下一刻，冰冷的刀刃就已贴上了脖子，连手中的纸伞也被刀风掀翻在地。

定了定神，她抬眸看向握刀之人，却恰好对上对方探究的目光，禁不住心头一

跳。

那人自身形来看是个男子，从头到脚都裹在黑色之中，只露着两只眼珠在外面，于黑暗中亮如点漆，眼神极是冷冽，肩头露出一截长条包袱，亦是用黑布包裹，紧紧缚在身上。

“别动！”男子的声音喑哑，显是刻意压低了的。

素菀听话地一动也不动，心里却寻思起来，这人是谁？怎会于此时出现在这里？这般装束，难道是刺客？！

这么一想，心内便不由叫苦，早知如此，今晚实不该跑出来，拼着明日孙姑姑的一顿打骂也好过落到如今这步田地。若他果真是刺客，不管他挟持自己的目的为何，只怕事后多半会杀人灭口……

她自顾这么想着，却不料那男子也正在懊悔。他藏身于此，见有人过来，以为行迹败露，因灯光太暗，且又隔着雨帘，一时瞧不清来人形貌，来不及细想，只好来个先下手为强，待到出手后，他立即发觉不对，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得先将人拿下再说。此刻两人面对面，眼见对方只是个小丫头，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身量略显单薄，正脸色发白地瞪着自己，心下微微踌躇起来，该如何处置她呢？是否该一刀杀了，以免多生枝节？

素菀见那黑衣人不再说话，眼中的杀气却渐渐凝起，饶她再镇定，也忍不住有几分慌急，脑筋飞转，思忖着脱身之策，可她对方的身份来历一无所知，匆忙间实在无甚好的主意。

夜雨中，两人皆默不吭声，面对面地静立着。素菀左手中仍提着那盏灯笼，里面的烛火却早已被雨水打灭，油纸伞则歪倒在地，气氛显得沉闷而诡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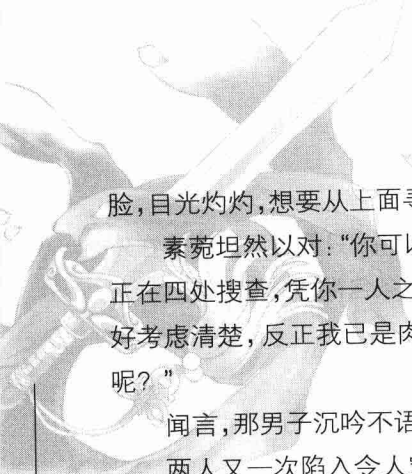
忽然，听得远处似有人声，素菀抬眼望去，只见刚才还漆黑一片的夜色中竟有几点明灭的火光，正缓缓移向这边。

是宫内的侍卫在搜查！素菀立刻将这与眼前之人联想在一起。与此同时，她觉察到他眸光一暗，架在颈上的刀也一动，她暗叫不好，脑中灵光一闪，轻喝道：“等等！我能帮你躲过他们！”

刀锋略顿。

“而且，我还能助你安全出宫。”她补充道。

“你？”低沉的嗓音中带上了几分疑惑，一双黑亮的眼饶有兴致地盯着她的



脸，目光灼灼，想要从上面寻找出些什么蛛丝马迹。

素菀坦然以对：“你可以不相信我，甚至一刀杀了我，只不过现在宫内的侍卫正在四处搜查，凭你一人之力，又不熟悉宫中环境，要想出去恐怕不易。我劝你最好考虑清楚，反正我已是肉在俎上，还能玩什么花样，你要杀我何必急在这一时呢？”

闻言，那男子沉吟不语，似在思索、权衡。

两人又一次陷入令人窒息的寂静。

素菀面上不露半点焦急之色，只静静地看着他，可心中却是暗恨。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心都已凉了半截，这才重又听到那低沉的声音命令道：“带路！”同时，颈上的刀子移开了少许。她暗暗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的性命算是暂时保住了。绷紧的神经才稍作平复，立时觉得脖子上一阵刺痛，心知上面已留下了一道血痕。

眼见远处的火光越来越多，距离越来越近，素菀不敢再耽搁，伸手向右边一指。黑衣男子会意，押着她往右面的假山走去，临走将地上的伞拾起，折拢递还给她。

素菀一手接过，暗叹这人心思缜密，要想摆脱他恐非易事。

两人走到假山一角，素菀将遮挡在山石上的草蔓拨开，后面果然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山洞。

黑衣男子朝洞内望去，然而里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真切。他推了素菀一下，压低声音说：“你走前面。”

素菀瞥了他一眼，猫着腰先钻了进去。

黑衣男子紧跟其后。为防素菀趁机逃走，他一手架着刀，一手箍着她的手臂。如此一来，两人便挨得颇近，洞内又隔开了雨声，幽静之中对方的呼吸声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素菀眉头微蹙，心中恼怒，然只一瞬，她似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眼中有光芒一闪而过，原来他……难怪……

一念至此，她的唇角不易觉察地轻轻勾起。

山洞内伸手不见五指，曲曲折折，似是极深。两人小心翼翼地走了好一阵子，总算到了出口处。

“这里是沁香园的西北角，离刚才那已经有很长一段距离了。”素菀接收到对方探询的目光，耐心解释说，“从这再往前就是露华宫。”

顿了顿，她淡淡地瞄了眼颈下的刀，说道：“你手不酸吗？我一个弱女子，你难道还怕我跑了不成？”语气中带上了几分嘲讽。

满意地看到对方思索片刻后终于将刀收回，她接着道：“露华宫地方偏僻，且一直空置，宫内私下传说里面闹鬼，所以平日里无人敢往，想来侍卫一时间还未搜查到这里，你从那边宫墙出去应该较易。”

“闹鬼？”黑衣男子微讶，随即不屑地轻哼一声，“继续带路！”

素菀颌首，侧身率先出了洞口，往露华宫方向走去。

黑衣男子提刀跟在她后面。

两人走了约十来步，素菀忽地“噫”了一声，脚下一个踉跄，好像被地上打滑的石头给绊了下，灯笼脱手，身子一歪，眼看着就要跌倒。

不过——

黑衣男子恰在她身后，下意识地，他跨前一步，顺势扶住了她的腰。

“谢谢！”素菀抬头嫣然一笑。

黑衣男子一怔，只觉这笑容无邪而纯真，像清晨的花朵迎着朝阳初绽，清亮的眸子里不染纤尘，如山间的溪涧般明澈——当然如果能忽略她掩在衣袖下的小动作的话。

他腰间急扭，方堪避过那疾点而出的双指，但仍不免被指风划开了外衣。

素菀原也不指望一招得手，身形略转，右手中的伞借势向前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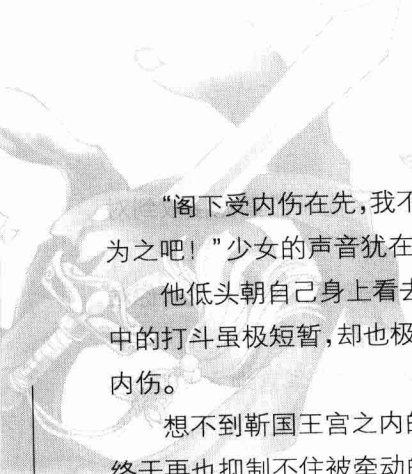
黑衣男子左掌一格，化去了伞势，右手的刀随即挥出。

顷刻间，两人已交手十数招。

只见黑暗中一颀长一纤细两条身影交错变幻，身影周围掌力刀气荡开，激得雨丝更显纷乱。

一声轻叹，素菀脚下轻点，身子移开数尺，一扬手，伞蓦地张开，银光迸发，伞面上的雨珠顿时化作千万点利芒疾射而出，纷纷扬扬向黑衣男子袭去。

见状，黑衣男子急忙提气后退，那一霎眼中掩不住的是惊诧、恼怒，还隐有一丝仓惶。下一刻，他站定，强压下胸口翻滚的气血，抬眼望去，素菀却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阁下受内伤在先，我不想占阁下的便宜，此处往北，宫中防卫较弱，敬请好自为之吧！”少女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

他低头朝自己身上看去，黑衣已破损多处，幸好身后的包袱无恙，知刚才静夜中的打斗虽极短暂，却也极凶险，那最后一击，虽然勉强躲过了，却也因此加剧了内伤。

想不到靳国王宫之内的一个小小宫女居然会有这样的眼光与武艺。他暗叹，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被牵动的内伤，一口鲜血吐出……





第二章 一日计

天光初露。

素菀披衣起身。她原本就没怎么睡着，心里又担着事，窗户刚透进点晨光时，就从浅眠中醒了。

忽听到睡在西铺的绮容轻轻“噫”了一声，素菀以为她醒了，忙走过去，却见她双眉拧作一团，人却犹自昏迷着，伸手探了探额角，似乎比起昨晚又烫了些许。素菀叹了口气，帮她掖好被角，又给她换了条毛巾敷上——看她的病情，只怕熬不了几天了，如今她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如此。

想着跟自己同住一屋的原本还有两个宫女，三个月前被调到了别的宫院，现今就只剩下了绮容，再往后，也不知会否又有新人进来，不知不觉间居然已经在这宫里呆了一年多了……

见绮容一时半刻间还不致有事，素菀简单梳洗了一下就出了住所。她们住的这个角屋靠近沁香园的东角边，所在的小院统共不过七八间房舍，正堂和里屋住的是几位管事的姑姑们，其他的廊间脚屋住的都是与她一般的粗使宫女，平日专负责给沁香园里的花木进行灌溉培土、除草捉虫、修剪枝叶等等。

出了小院，素菀先跑去查看园里的花木，昨夜这么一耽搁，后来急急返屋，便没再去管这些花花草草。一番检视，所幸花木损折得不是十分厉害，这才略略放心，见天已大亮，便往膳房走去。

按照宫内的规矩，粗使婢女们的一日两餐都是由自己去膳房领取的，只有那些品阶较高的宫女才有底下的小丫头们代领，至于各宫主子们的贴身宫女，因自己宫内多设有小厨房，多半是不用外间膳食的。

膳房里各处的宫女太监们已到了不少，角落里有几人聚拢一处小声交谈着什

么,其中有一人眼尖,看到素菀朝这边瞧过来,忙使了个眼神,围着的几人立即散了开去。

虽则如此,素菀仍是听见了不少,练武之人的耳力原就比常人要好一些,况且她本就存了心思打探昨晚的事,因而尽管这几人说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却还是没逃过她的耳朵。

她细细想了番,心下已明白了几分,难怪昨晚沁香园里会这般光景,她脱身回屋不久就有管事太监领着侍卫到院子里来排查,现下看来昨晚宫里闹腾的恐怕还不止沁香园这一处。

偷了东西?会是什么东西,值得这样子劳师动众?先是昨晚几乎把整个王宫给翻了个底朝天,今早一路上又碰到一队队的侍卫来来往往,细细盘查宫人,还要封城家家户户地搜查……

也不知昨晚那人能否顺利逃脱,他……究竟是何身份?想起昨夜笼在一片黑暗中的那一双冷冽黑亮的眼睛,素菀心头仍忍不住微颤。

不再多想,反正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取了早饭,又给绮容端了碗米粥,她便又低着头出了门。在宫内呆得久了,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时时提醒自己低头寡言:素菀,你可不能行差踏错一步,你肩上担负的可不仅仅只是你自己的一条性命,还有那成百上千条亡魂的期望,他们可都睁着眼,在天上看着呢!

待她回到小院,端着简易的藤制食盒,刚要踏门进去时,就被人叫住了。扭头一看,是沁香园花木班的管事孙姑姑,正板着脸招手让她过去。

素菀忙快步走到跟前,恭谨地侍立一旁:“姑姑有何吩咐?”

“你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园里的花怎么样了?”孙姑姑四十左右的年纪,黄胖而矮,嗓门却是天生的洪亮,说话颇见威势。

素菀不敢怠慢,连忙答道:“回姑姑,我一早去看过了,大部分花木都还好,只有少数损了点儿枝叶,那两株姑姑特地关照的名贵兰花,因植在背风处,所以情况也尚好,只需略作些调理即可。”

闻言,孙姑姑脸色稍霁:“如此最好,那两株兰花是公主最喜欢的,若出了什么差错,就算要了你的脑袋也担待不起。”



素菀清楚地口中的公主是指当今靳王的小女儿，名涵薇，素喜各种兰花。当今靳王一共有四子三女，其中二子早夭，长女和次女均已出嫁，现身边只剩下已立储的长子、不满七岁的幼子，以及这个涵薇公主，因是已故王妃嫡出，且又是唯一在阁的女儿，故一向颇受靳王宠爱。沁香园便紧挨着她所居的晴翠宫。

见素菀连连点头称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孙姑姑总算满意了，又训诫了几句，一挥手，放她回去，末了还不忘吩咐她待会儿就去园中收拾，素菀一一应了。

素菀进了自己的角屋，却见绮容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正挣扎着想爬起来。

“你怎么样了？快躺好……”她急忙大步抢上，扶住她。

绮容勉强地扯开一个笑容，呐呐地说：“还好……就是觉得胸口憋得慌……”

素菀扶她倚着床头坐好，安慰说：“吃点东西就会感觉好些了，我给你带了粥，你先喝点。”说着，欲转身从食盒里端出粥碗。

突然，感觉袖子被人一把拖住了，她回头看去，却是绮容不知道打哪来的力气，从被中探出手来一把揪紧了。

“素菀，你实话跟我说，我的日子是不是不多了？”绮容开口问道，原本黯淡的双眼此刻闪动着异样的光彩。

仿佛被这样的眼神给刺痛了，素菀暗吸了口气，平复了下心神，笑道：“怎么会呢？别尽胡思乱想了，放宽心好好睡一觉、发身汗，一觉醒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孙姑姑那里，你也不必担心，我已帮你告了假了，你现在最紧要的是好生将养着，其他的事届时自会有办法解决的。”

绮容定定地看了她一眼，也不说话，半晌方放脱了手。

素菀心一沉，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劝慰才好，只得住了口，专心服侍她喝粥。

绮容今天精神像是不错，素菀喂的粥，她喝下了大半。之后，素菀收起碗匙，扶她重又躺下：“你好好休息吧，我先去园子里把活做好。”

不见她应声，素菀叹了口气，打开门刚准备迈出，身后轻幽的声音传来：“素菀，谢谢你！”

素菀闭上眼，心头一阵发酸。

片刻后，她跨出门口，转身，将门一点一点阖上，当她再转身时，即又恢复了人前低眉顺眼、无悲无喜的模样。

这季节的天气果然是变幻莫测，昨日还是风雨凄凄的，今天就一片春和景明了。

素苑扶住一棵倾歪的树苗，慢慢拨正，又为它培土固根，修除多余的枝蔓，一阵忙碌后，已不觉微微有些汗意。

昂首看了看，只见碧蓝的天空里已开出了太阳，当头照来的阳光更是有些晃眼，她垂下眼睑，转头看向前边树荫底下，那里和她一道过来收拾的几个宫女正在闲谈。

现在午时刚过，才交未时，正是日间人最慵懒的时候，而此时各宫主子刚用过午膳，多在寝宫内小憩，所以花园里也一般没什么人来，宫人要偷懒多会挑在此刻。

素苑又忙活了一会儿，决定也休息一下，便往树下走去。

人群中有个相熟的宫女见她过来，笑着道：“妹妹真勤快，累了吧，这边凉快，快过来休息下。”边说边往一旁站出些许，给她挪了个空位出来。

素苑也笑笑：“多谢晓雯姐姐。”站到了她旁边。

众人又接着笑谈，素苑只是含笑听着，这时那唤作晓雯的宫女轻轻拉了拉她的衣摆问：“绮容怎么样了？”

这一问，众人都听见了，知道此事的纷纷住了口朝素苑看来。

感受到周围人注视的压力，素苑只得含糊地回答：“还躺在床上起不来。”

听得此言，众人不免一阵唏嘘。

晓雯叹道：“绮容也真是倒霉，居然让潘公公给瞧上了，偏又是个性子烈的，唉……咱们这样出身的人，说到底不过就是任人摆弄的物什罢了，过得一天是一天……”

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均是感伤不已。她们都是宫中最下等的粗使宫女，因为无财帛可以孝敬管事的姑姑和太监总管，被指派做的多是各种杂役，辛苦不说，最主要的是毫无地位可言，任何人皆可随意打骂、折辱，在主子们和高品阶的宫人眼中，她们的性命卑贱如草芥。

绮容便是一例。衡阳宫的太监总管潘公公强要与她搞“对食”，绮容坚决不从，因此得罪了他，被他在主子面前编派了不是，除掌嘴数十外，还罚在雨中跪足了三个时辰，因此风寒入体，外加愤闷郁结于胸，就此一病不起。

看到众人均噤然不语，素苑垂下头，掩了目光。



长长的宫墙底下,这样的事件件桩桩,或明或暗,不知有多少,此刻众人物伤其类,但过不多久,还会有几人记得“绮容”这个名字?
她忍不住心内冷笑,目光中一片冰冷森然。